

陋巷

Mean Alley

王传利 著

陋巷



陋巷

王传利◎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陋巷 / 王传利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108-227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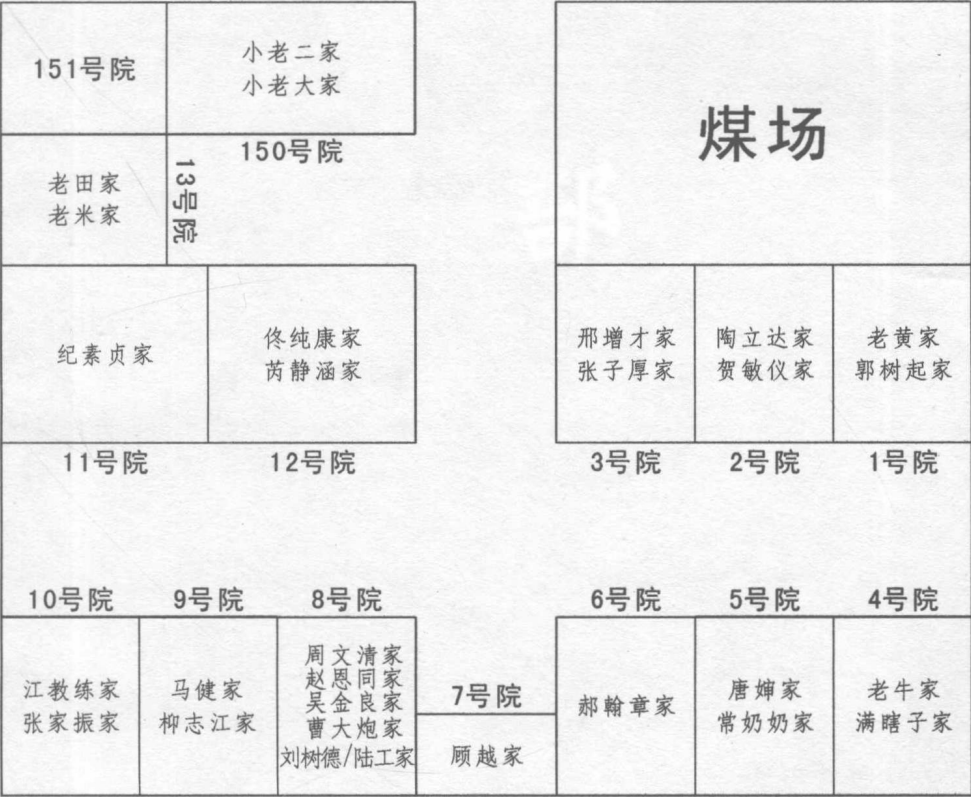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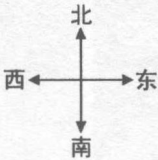
I. ①陋…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9799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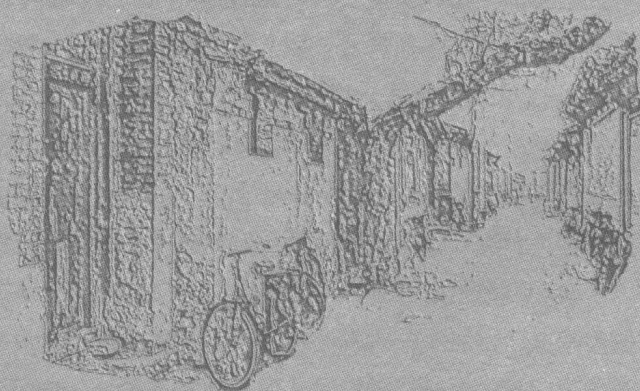
陋 巷

作 者 王传利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广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1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273-5
定 价 22.00 元

陋巷结构简略图



上部



引子

忽然有一天，住陋巷的人觉得好像昨天刚搬过家，明天又要搬家了。

陋巷是一条小胡同。住陋巷的人经历了两次拆迁。一次是地震后拆除被震毁的平房建楼房，一次是拆除旧楼房建新楼房。这第二次拆迁，仿佛是一只巨大的手掌，把陋巷那块巴掌大点的地方一下子就抹去了，完全湮灭在与天比高的楼群之中；陋巷的住户也像是被大风吹散的尘土，再也聚不到一起，彼此全然不知道去向。从此，也就没有了陋巷的故事。

一

直到第二次拆迁之前，陋巷的住户几乎家家都养鸡。那时陋巷的人都住平房。每天一大早，家家户户都把鸡窝的门打开，一只只的鸡扑扑愣愣地撒着欢儿冲出院子跑到胡同去找食吃。陋巷的人养母鸡是为了下蛋，也是为了节约粮食。大人们常说，这鸡不用喂。家里这么多的孩子，掉在地上的饭粒就够喂鸡的。其实，掉在地上的饭粒真的不够鸡吃。到了吃饭的时候，大人又对孩子们说，吃的东西别掉在地上。农民撅屁股猫腰，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儿，种地不容易。在陋巷里长大的孩子都不懂得挑食。孩子多了吃抢食，吃饭不知道什么滋味，就是吃好东西的时候也是一样，嚼吧嚼吧就咽肚子里去了。如果有谁不小心偶尔在桌子上掉下几个饭粒，大人就会说了，把掉的饭粒捏起来吃了。听话的孩子们就捏起来放进嘴里。在桌子底下等着捡食吃的一群鸡伸着脖子仰着头眼巴巴地等着能掉下点什么吃的来。结果呢，地上比人的脸还干净。扬着的鸡脖子都酸了，鸡肚子还是瘪的。孩子们眼馋肚子饱，总会留下吃不净的碗底子。最后呢，养鸡的人家还得用孩子的剩饭喂鸡，比掉在地上浪费的还多。陋巷一共有十三户人家，胡同出口处有一排三层的楼房。在陋巷的人眼里，住楼房的人跟住胡同的人没什么区别，他们也吃米饭馒头，也拉屎撒尿，生气的时候也骂街说脏话。但是他们不算陋巷的人。陋巷的门牌号是一至十三号；陋巷出口处的楼房是街名加门牌号，紧挨着陋巷出口的那幢楼房是一百五十号。住陋巷的人都觉得住楼房的人太傲慢。所以，他们不大和住楼房的人往来。认为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真要是出事了，往外跑都来不及。

除了养母鸡以外，陋巷的每家每户至少养一只公鸡。如果只养母鸡不养公鸡，自己家的母鸡容易被别家的公鸡欺负。不过，公鸡可不像人一样把什么都分得那么清楚。再说，养公鸡也有麻烦。比如张家的公鸡上了李家的母鸡，张家并不认为自己家的公鸡有花花肠子。李家不依不饶的好像是自家的女儿平白无故地被张家的男孩欺负了一样；再比如公鸡爱鸽架，鸽架的公鸡又是掉毛又是挂彩的，让人看了于心不忍。等公鸡不打了，人又开始为鸡打。就像邻居小孩子打架一样，小孩子们打完架一会的功夫就和好了，又一起玩了，大人之间还是不依不饶地、脸红脖子粗地瞎锵锵。陋巷的街坊四邻为了几只破鸡没少闹矛盾。后来大家都不养公鸡了。再后来陋巷只剩下一只公鸡，是住八号院周老婆子家养的唯一的一只，还是一只翻毛鸡。一只公鸡没了对手，鸽不了架。陋巷再也没有发生因为公鸡鸽架导致人打架的事情。从此，这只翻毛鸡牛透了。它有时低头横着走，故意耷拉着一只翅膀往母鸡堆里扎。陋巷的母鸡如同它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腿脚慢跑不快的一准让它给上了。陋巷的人都说，怎么好事都便宜它啦！什么玩意儿。周老婆子家本来养了好几只小鸡，这小鸡专往人的脚底下跑。人抬着脚的时候小鸡不来，刚要落脚的时候小鸡跑来了。结果，周老婆子家的小鸡一只一只的被踩死了，只有这只翻毛鸡活的时间最长。它最有心眼，见人就跑，有空就钻，所以保住一条鸡命。不过，它也有遭厄运的时候。有一次街道代表满瞎子到八号院去通知什么事情，周老婆子刚打开院门，翻毛鸡逮着机会就要跑出去，不料被进门的满瞎子踢了一脚。这一脚踢得可不轻。满瞎子个子不高可是脚大，大号的女鞋不好买，她只好穿四十号的男鞋。翻毛鸡被满瞎子的大鞋踢了一脚，眼看着它都翻白眼吐白沫了，就是说立马就要死翘翘了。谁也没想到奇迹发生了，只见它一翻身，晃晃悠悠地又站起来了。邻居们都说它命大。再加上它长得出奇——全身的鸡毛都反着长，像个刺儿头似的，谁看见它谁都会撂下两句话：怎么长的！瘸子屁眼，邪（斜）门。每天一大早，还没等出鸡窝，它就扯着脖子叫起来。出了鸡窝以后，它站在比地面高不了多少的破筐上叫得更欢，当然比在鸡窝里叫的时候发挥好很多。

听见鸡叫就起床的是住三号院的老黄。老黄六十了，嘴里没有几颗真牙。他咧嘴大笑的时候，露出的是金灿灿的大金牙。那可是颗颗值钱的金牙，不是包金，更不是镀金，是一个日本牙医用四个九的实心纯金给他镶的。用老黄的话说，有钱不能存银行，钱一贬值还不如擦屁股纸，不如存一口金牙在嘴里保险踏实。他是从解放前过来的人。他亲口说过，解放前他曾经背着一袋子钞票去买手纸，等买了手纸

回到家里他后悔了。他说，要是用钞票擦屁股比买的手纸用的次数还得多。可是老黄不知道，钞票上有细菌，要是擦屁股传染上什么病的话，还得花钱再去治病。再说很有可能会交叉传染，比如再传给他老婆赵丽芬，更不划算。更何况，用钞票擦屁股能比用手纸擦屁股舒服吗？老黄肯定没试过，他只是说气话罢了。自从镶了大金牙以后，老黄拒绝吃所有硬的东西，改吃软食。老黄还说，他嘴里一共有十六颗金牙，等他死了以后，他的四个孩子每人四颗，不偏不向。平时，老黄起床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出屋门，再把院子门打开，然后哼哈一声啪地吐出一口痰，接下来就开始抽烟。他家大门口的地上斑斑驳驳的，除了鸡屎就是他的痰迹。住陋巷的邻居们都知道，公鸡一叫，老黄一准站在门外咳痰抽烟。不过，这一天的早晨，老周婆子家的公鸡没叫，老黄也没站在门外咳痰抽烟。陋巷安静得出奇，让人有点受不了：今天这是怎么的啦？

第一个起疑心走出院子的是一号院的邢增才。邢增才平时起床也很早，只是他起床以后先蹲在自家院子的厕所里咳嗽一阵子。他比老黄讲公德，等他觉得上上下下都畅通无阻的时候这才走出院子和已经站在巷子当中的老黄聊天。今天邢增才没听到鸡叫声，也没听到老黄咳痰的声音。这让邢增才觉得有点不对劲。都这么多年了，这鸡叫声、老黄的咳痰声怎么说没就没了呢？！邢增才提上裤子半天没系皮带，不停地摇着头寻思着。他有个奇怪的预感，只是他不敢往深处想。“不行，我得去看看。”他边走边系裤子，快步走到老周婆子家的院门前，咣咣咣地敲起门来。老周婆子人老了觉少，她醒了也不起床，在床上翻来覆去地奋秋，用她男人周文清的话说，她不是在翻身，是在床上烙肉饼。直到筋骨活泛了，老周婆子才坐起来穿衣服。她的一条裤腿还没套在腿上，外边就响起了敲门声。

“谁？敲你娘的敲！报丧啊！这才几点？”老周婆子话说到这里又后悔了，这一大早的说这话太不吉利。老周婆子从农村来到城市有年头了，她有两个习惯至死都没改。一是山东口音没改，二是穿裤子的习惯没改。口音没改是因为她觉得家乡话可以说得很溜，不用拿腔拿调的。她从来不穿城里人的制服裤子，一直穿农村人的缅裆裤。她系裤子的手法简洁明快，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在裤腰的右边抓一把往左叠，在裤腰的左边抓一把往右一叠，再从上往下一卷就把裤子系上了。说来也怪，除了她自己脱，或者她男人替她脱，她的裤子从来就没掉过。缅裆裤好是好，缺点是裤裆太大费布料，这在当年用布票买布的年月，多少有一点儿奢侈。不过，老周婆子很会过日子，她家的破布头儿从来就没扔过，刮上浆糊一层又一层地粘好晾干，

再用来纳鞋底子。就是剪下来的边角碎料也不会糟蹋，掖在拆下来的墩布头里再卖给收废品的，一点浪费的东西都没有。缅甸裤还有一个缺点，就是看上去像骑兵穿的马裤，走路的时候让人感觉不利索。老周婆子才不管这些呢，她觉得只有穿缅甸裤自己的屁股才感觉舒服，才不会受委屈。听到外边有敲门声，她把门打开，见是邢增才，她这脸上又堆出笑容来。在陋巷里，只有老周婆子长着一张让别的男人看了就想出家的脸。为了老周婆子的这张脸，陋巷的男人们没少替周文清痛苦过。周文清不这么认为。他说，丑媳妇近地家中宝。丑女人避邪，自己出远门不必担心家里的女人有别的男人惦记着。再有，当年他看上老周婆子，还有一个原因，周老婆子是小脚，也就是缠足。小脚女人走不了远路，只能在家门口转悠。他说的话有几分在理。在陋巷，她老周婆子只对邢增才有笑脸，就连对她自己的男人都耷拉着脸，就像挂在屋门框上挡蚊子的竹帘子，到了夏天就撂下来，不到冬天从来不卷上去。这是在辙的：一生儿女债，半世老婆奴。不过，她只是当着邻居的面才这样。等回到家里以后，老周婆子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对他男人可好了。她每天晚上都把酒烫好了，摆上几个小菜等他男人喝几盅。老周婆子的男人不识哄，给个笑脸就晕茄子。老周婆子之所以见了邢增才面带三分笑，是因为她想把自己的二丫头许给邢增才的二小子。她的二丫头和邢增才的二小子还不到谈恋爱的年龄。那不要紧，先定娃娃亲，以后再办喜事不算啥毛病。老周婆子只是碍着情面还没请说媒的出面撮合。她自己是不会开口提嫁闺女的事。上赶着不是买卖。

“他老周家，你们家的鸡怎么没叫呢？”邢增才说话从来不兜圈子，向来是直来直去。邢增才没有看老周婆子的脸，他怕反胃。他的两眼一直在地上逡摸，他在找那只翻毛鸡。

“鸡没叫？它还没睡醒呢！鸡跟人一样，有时候也假窝子。”老周婆子被邢增才问得一头雾水。“一大早就跑来敲门就为了鸡叫的事？昨后晌他一定是把黄汤灌错地界了。”她心里在想。

“没睡醒？你家的翻毛鸡比‘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醒的还早呢！让我去看看。”说着，邢增才进了院子。

“对呀。我家的鸡怎么没叫呢？”老周婆子跟在邢增才的后边走到鸡窝前。

这一看不要紧，俩人都愣了：鸡窝门大敞四开，斑斑血迹从鸡窝连到对面的院墙根。“俺的那个娘唉！”老周婆子猛地想起来，昨晚没关鸡窝的门。明摆着，黄鼠狼给翻毛鸡拜完年，又把它给顺了。“这个挨千刀的黄鼠狼！我操你那祖宗！”

“不好。我得去看看老黄。你家的鸡没叫，老黄也没出门。”说完，邢增才三步并作两步地朝外走。

“你说话四邻不靠，也太离谱了。我家的鸡是我家的鸡，他黄老头子是他老黄头子，我家的鸡不叫和老黄头子不起床有你娘啥关系？”老周婆子不敢跟邢增才闹翻了，她还想把自己的二闺女嫁给邢增才的二小子呢。老周婆子只是在心里骂邢增才。

“我的天呢，这可叫我怎么活呀！”

邢增才的前脚刚迈出老周婆子家的院门，从陋巷的东边就传出了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哭诉声。“怎么样？出事了吧，是老黄家！”邢增才扭头对老周婆子说了一句，然后跑出周家的院子。

二

听了让人断肠的哭声的确就是从老黄家传出来的。那是老黄的媳妇赵丽芬在哭丧。

在陋巷里，只有死了男人成了寡妇的女人才哭丧。家里死了女人的男人只会流泪，就是哭也不会哭出声音来，抽抽搭搭的让人看着憋屈。男人只有到了死了亲妈的份上才会不顾面子地哇哇大哭。那哭声，让听的人跟着一块儿伤心。哭丧的寡妇开始哭的时候是真哭，等眼泪哭干了的时候就闭上眼睛变成干嚎，用陋巷人的话说是干打雷不下雨。说白了，就是用哭腔说伤心的话，一说就是一套一套的，不过，听两遍就知道说的都是车轮子话。如果掐头去尾，再去掉哼呀咳的语气词，也就剩不下什么了。赵丽芬哭丧的话其实就一句：你这个死鬼，你好狠心啊！你撇下我们娘几个，我可怎么活啊！赵丽芬这一哭不要紧，陋巷十三个院子的院门打开了十二个，该起床的自然都起了，不该起床的也起来了。就连四号院墙头上落着的一群鸽子也被惊飞了。每个打开的院门都有几个脑袋探出来，有的院子里干脆跑出几个人来站在院门口想看个究竟。住陋巷的人都保持着一个相同的习惯，不管是什么事，要是没有人带头，谁都不会当出头鸟。枪打出头鸟。有谁愿意当鸟死于枪弹之下呢？爱看热闹的人开始只是探头探脑地在张望；要是有人带头了，又没出什么事，就都

跟着豁命往前跑，唯恐落在后头。那看热闹的劲头大了去了，好像谁先跑过去谁就能拾到狗头金似的。看见邢增才走过去了，后边随大流的人就跟了过去，一个个的面部表情凝重，有的边走边系扣子；有的还露出一些惊恐，跑到一边把鞋带系紧，然后再追上去。走进老黄家的院门之前，邢增才伸出左胳膊，示意后边的人都停下来。邢增才看见大门框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四个字：“怒报不用。”办丧事跟办喜事不一样。办喜事知道的人越多越好，图的是喜庆热闹，还可以多收份子钱；这家里死了人，哪能挨家挨户地去通知邻居呢？哭声一起，邻居自然就知道了，不用通知。闻声而去的人看到门上贴的报丧的帖子，自然也就心知肚明。看着门上七扭八歪的四个字，邢增才本想把它揭下来，“写得乱点没关系，可不能乱写呀！什么叫‘怒报不用’？不是‘恕报不周’吗？怎么改词了呢？学问。”可他转念又一想，这又不是老师留的描红作业，这个节骨眼也不是挑剔的时候。不能挑理儿。话又说回来，老黄家的四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学习差。家里死了爹，就像天塌了一样，孩子们的心都乱了，现在哪还有心思把需要下大工夫才能写好的毛笔字写得天方地圆呢？别难为孩子们了。

老黄家的院门虚掩着。邢增才进了院门猛地喊了一嗓子：“先别哭！什么情况？”他这一喊真的管用，屋里的哭声咯噔一下子就停住了。赵丽芬打开屋门，睁开又红又肿像熟透了的桃子似的眼睛，木木地看着站在院子当中的邢增才。赵丽芬本来就是是个没主心骨的人。老黄这一死，赵丽芬更是觉得天塌地陷一般不知如何是好。看到邢增才来了，她的心里多少有了几分的踏实。“快给你邢叔叔磕头。”赵丽芬对自己的孩子说道。老黄的大女儿黄锦华，大儿子黄锦奎，二女儿黄锦屏，二儿子黄傻子黄锦全跪成一排，给邢增才连磕三个响头。平时邢增才跟老黄关系最好，现在老黄家出事了，他邢增才说来就来了，够交情。看见当妈的不哭了，老黄家的四个孩子也都不再出声。哭的时间长了也累。

邢增才在陋巷里算是个说说道道的人物。红白喜事他只对白事在行，用陋巷人的话说他是“大了”。“大了”的意思用现在的文明用语形容就是丧葬经纪人。那时的“大了”跟现在的专业丧葬经纪人还不太一样。“大了”不需要民政部门批准，不必成立公司，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谁家死人就到谁家去办事，里外就他一个人，只服务，不挂牌。邢增才替人办丧事不收钱，也不是为了收钱。男人吗，总得找个地方证明自己还行。邢增才当“大了”忙前跑后的也挺不容易。主家通常也不会让他白忙乎，送几盒烟给两瓶酒就算是个意思。邢增才本来不懂办丧葬的事。他自己

的老爹老妈都活得好好的，他爷爷奶奶死的时候他还小。他哪来的这些经验呢？陋巷的人都还纳着闷呢。实践出真知，经验靠积累，门道在摸索。他是在别人家练出来的。前些年，他跟着几个“大了”的屁股后面办了几档子丧事以后，该出哪门进哪门，他是门清，有了一套经验。后来，他觉得自己单独替人家办丧事有点把握的时候，他就不再跟着别人跑龙套。他们单位职工家里死了老人，就开始出头操办丧事。厂里的厂长和支部书记被邢增才指使得五迷三道的。他们的厂长说，我们成了磨房的磨，听驴的；是聋子的耳朵，摆设。现在老黄死了，邢增才又是和老黄能说得上来的邻居，这时候不出头还等到什么时候呢？看着双眼紧闭的老黄，邢增才的心里也不是滋味。昨天还在一起聊闲天呢，隔了一夜，自己的眼睁开了，老黄的眼睁不开了，他归西了。人生真是无常。邢增才不是爱感慨的人。他走到老黄的床前，撩开盖在老黄身上的白布，先是用手摸了摸老黄手腕的脉搏，接着又摸了摸老黄的颈动脉，然后轻轻翻开老黄的一只眼皮，最后把手放在老黄的鼻孔前测了测。接下来，他把右手的大拇指按在老黄的人中上。邢增才这一套活下来，让老黄一家人觉得他的动作很专业。黄家人原以为邢增才的到来能有什么奇迹的出现，结果呢，老黄还是躺着不起来。“人为什么长人中呢？”黄傻子用手指头摸了摸自己上嘴唇的那条浅沟，然后用力按了按，有点疼。“这条沟怎么能叫人中呢？肚脐眼才应该叫人中。”黄傻子觉得“人中”这个名字安错了位置。

等到看着邢增才不停地在摇头，老黄的家人这才死了心，又都忍不住大声痛哭起来。邢增才自知挡不住他们一家人的痛苦，于是他向赵丽芬、向老黄的大儿子黄锦奎摆了摆手，示意他俩到旁边清净的地方有话要说。这时，住四号院的街道代表满瞎子和住五号院的唐婶来了。挤在门口扒头看热闹的小孩子被满瞎子轰走了，唐婶趁机把院门关上。

满瞎子不是两只眼全瞎，她是胎里带，一出生就右眼失明，整个眼珠子都是白的，就跟清蒸鱼眼的颜色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她的眼睛是亮的，蒸鱼眼不亮，不活泛。她看东西的时候常常是侧着头看，把一只眼当两只眼用。据她自己说，这样看不会跑偏。虽说右眼看不见东西，可是也能很好地配合左眼。因为右眼的眼皮没毛病，左眼眨，右眼也跟着眨。邢增才背后说满瞎子，这个瞎娘们，可惜耽误材料了，她要是男的带个把，当木匠连眼睛都不用闭，直接就是单眼吊线。满瞎子能当街道代表完全是靠着她丈夫满栋梁的功劳。满栋梁是解放军打天津时的支前模范，他还得了一枚铜质奖章。后来他又穿上军装随着部队进了城。进城以后，满栋梁身上的

军装还没穿热乎，又就地脱军装在市政部门当了一名普通的干部。那身军装在他身上就这么一穿，这么一脱，满栋梁就成了一九四九年参加革命的进城干部。这让他获益匪浅，连满瞎子都跟着沾了光。部队接管城市的时候，街道需要建立居民委员会，需要大批可靠的妇女从事新中国的基层政权建设。满瞎子算是随军家属，就凭着上边的一句话，她被当作可靠的人选进入街道居民委员会，当上了街道干部。唐婶算是半个街道代表。说她是半个，是因为她不在编制，不领薪水；还因为满瞎子有什么事情总是叫着她，忙前跑后的能当个帮手。这时间一长，什么在编不在编的，她自己都不在乎，别人谁替她掰扯这些闲事。唐婶虽说是个爱抛头露面的人，但她自己不能挑头单打独斗地干什么事情，她是一个没有独立担当的人。她的丈夫唐中齐有两个老婆，大婆在河北老家，二婆就是唐婶。解放以后政府颁布新的婚姻法，实行一夫一妻制，唐中齐无奈只得跟大婆离婚，算是结束了他两房太太的历史。小女人有小女人的作为。如果前边有人冲锋陷阵，指出一条明道让她跟着一起吆喝着跑，唐婶不会落在别人后边。

邢增才见街道代表满瞎子来了，向她点了点头，就对赵丽芬说：“第一，先通知老黄的单位。”

赵丽芬马上回答：“他哪有什么单位呀？解放前他是警察，解放那年他又到了退休的年龄，连个退休费都没有，整个被撂旱地上了。这到哪去说理呢？”

“别发牢骚。牢骚太盛肠子容易断。断肠人在天涯，懂吗？第二，赶快通知老黄的亲属。”邢增才又说道。

“他从北京来到天津都三十年了，从来没听他提起过有什么亲戚。”

“那你们家的亲属要不要通知？”邢增才问。

“要通知，下午通知。”

“还有，老黄的装裹有没有？”

“新衣服倒是有几件。”

“火化时间要定下来。”

“人烧了没关系，那骨灰盒放哪？”赵丽芬提出了一个难题。“老黄家的亲属找不到，祖坟当然也找不到；我们家有祖坟，可是把他埋在那里不合适呀！”

“入土为安。不埋不行啊！”

“可埋哪里呢？”

“这下麻烦大了。老黄死无葬身之地了。”

“火化的事咱都没经历过，到底该怎么办，我看还是老规矩，按国家的规定做准保没错。现在城市提倡火葬，禁止土葬。火葬场已经开始烧人了，但是没说死人火化以后骨灰盒的事。依我看，还是先烧了再说。我个人的理解是：在国家安置骨灰的政策下来之前，死人的骨灰暂时只能存在家里。”满瞎子毕竟是个干部，说话跟普通老百姓不一样，她总是按照上级政策的精神发表意见。“你家老黄要是国家高级干部的话，死后可以进八宝山革命公墓。可他连个工作都没有，又是病死的，不算烈士，也进不了当地的烈士陵园。”

“以前人死了埋土里，现在烧了也没关系。骨灰总得有个地方放吧？骨灰放在活人住的屋里不像话！”邢增才脸色像猪肝一样难看。“得打一口简易的棺材，出殡时抬人用。出殡那天孩子们要披麻戴孝，现在就开始准备这些东西。算算需要多少份。好了，我得上班去了。”说着，邢增才要往外走。

“你走了，让我们可怎么办呢？”赵丽芬又哭了起来。满瞎子和唐婶也跟着一起掉泪。

“快拦着你邢叔叔，叫他先别走。你爸爸他还没张嘴呢！”赵丽芬死了男人心里很乱，说话词不达意，她让大儿子把邢增才叫了回来。

“这人都死了，眼也闭上了，还让他张嘴干什么？”邢增才问。

“我爸嘴里有大金牙！”老黄的小儿子黄傻子突然说出一句让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的话。黄傻子不是真傻，他就是学习不好，尤其是算术，从上小学的第一天开始，他写算术作业全对的时候少，都错的时候多。他尤其分不清姑舅这些亲属关系。有一次他问他爸爸：爸，我有大姨，二姨，四姨，五姨。为什么没有三姨？老黄说：你傻呀，你妈妈是谁？你妈就是你三姨。黄傻子点了点头，又摇摇头说：我管我妈叫三姨？他的脑子更乱了。黄傻子平时不爱讲话，他说话有点磕巴，怕别人笑话。今天他不怕了，而且话说得是时候，话说得很完整，这让在场的人一愣。黄傻子的话提醒了邢增才。“是啊，老黄不能把满口的金牙带走呀。”邢增才顿时又生感慨。

“唉！俗话说：撒手闭眼，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点也不假。人这一踮腿，什么都带不走。有用的没用的东西都得留下！好吧。我帮你们把他的金牙取出来。”邢增才说完，走到老黄的尸体前，闭上眼睛又睁开，嘴里叨咕着：“本来这事应该在闭眼之前由你自己安排。我知道，你走得匆忙了点，来不及料理家里的事情。人有两个时间不能选择：一个是出娘胎的时间，一个是喂儿屁的时间。这没人怪你。”说完，邢增才撩开白布，用手在老黄的两颊用力揉了揉，猛地向上一托老黄的下巴，

两手顺势又往下一推，老黄的嘴就张开了，邢增才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一上一下轻轻地吧老黄嘴里的满口金牙勾了出来，递给赵丽芬。然后，他想把老黄张开的嘴再合严实了，可是，他连推了三次，都没有合上。最后，他偷看了一眼赵丽芬。当时赵丽芬两眼紧盯着老黄的大金牙，根本就没注意邢增才。于是，邢增才赶紧用白布遮在老黄的脸上。直到火化那天，老黄的嘴一直就这么张着。

当邢增才把金灿灿的大金牙递到赵丽芬面前时，在场的人大吃一惊。因为就在邢增才在老黄面前自言自语的时候，她们也都跟着一起叨念着对死者安慰的话，根本没看见邢增才的动作。

陋巷的街坊四邻都知道邢增才在他自家的院子杀过狗、宰过羊。宰鸡就更别提了，他宰鸡不用刀，两手一拧，喀嚓一声鸡脖子就断了。他还用水池子把猫活生生地呛死，然后红烧。没想到他像是个神魔似的还会给死人摘掉下巴。打这起陋巷就传开了。有些事情就怕传，一传就走板。添油加醋的人说邢增才会摆楞死人，让老黄躺着老黄就躺着，让老黄坐着老黄就坐着，很配合邢增才，死老黄比活老黄听话。

从前孩子不听话的时候，陋巷的大人都爱说一句吓唬孩子的话：再闹，再闹鬼来啦！其实谁都没见过鬼，可是小孩都怕鬼。自从邢增才从老黄的嘴里抠出大金牙以后，陋巷的小孩要是不听话，大人们就压低声音说，“你闹吧，邢增才来啦！”，说这话比说“鬼来啦！”还管用。小孩子听了立即睁大两眼，魂都吓飞了，紧接着就一头就扎到大人的怀里，变得乖乖的。

三

常奶奶把锅里的剩稀饭刮到碗里，简单地扒拉了一口，扭头就进了西屋去收拾屋子。

自从儿子常耀庭结婚的那一天开始，她这个当妈的就成了家里不用花钱雇来的老妈子。等有了第一个孙女以后，常奶奶就更忙了。名义上当了奶奶，又长了一辈，实际上在家里的地位全面下降，又成了全职的保姆。后来，二孙女、三孙女挨着个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只有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她的胳膊腿才能闲下来。对常奶奶来说，做在前头吃在后头是家常便饭。别看每天忙忙碌碌的，可她觉得日子过得有

滋有味。每天做完早饭，儿子一家先吃，等儿子一家吃完了，一个接一个地抹抹嘴唇抬屁股走了，常奶奶先把一堆空盘子空碗收拾收拾，然后才开始吃早饭。过去，常奶奶把自己的儿子抚养成人；现在，她又开始带自己的孙女，她的日子没得一天的清闲。孙女还小，送幼儿园好是好，不得花钱吗。再说，幼儿园里那么多孩子，阿姨能把每个孩子都当回事吗？不可能。常奶奶怕孙女在幼儿园里受委屈，干脆，自己看着。还好，她身子骨硬朗。话又说回来，她没有工作，老头子死得又早，不靠儿子又能靠谁呢？别人都说鸡骨头熬汤，没多大油水。常奶奶不一样。她这把老骨头里还是有点油水。老头子临死之前，给她留下点钱。钱虽然不多，可是够她晚年零用的。当老人的就是这样，把儿子一家当成一家人，可儿媳妇不把婆婆当成家里人。常奶奶手里的那点钱隔三岔五的都贴补在日子里。儿媳妇装蒜情有可原，虽说是嫁进常家门来，可毕竟是外姓人，还是隔着心。儿子呢？说他娶了媳妇忘了娘，也许会冤枉他。问题是儿子也跟着儿媳妇一块儿装糊涂，有时连买菜的钱都不留，常奶奶真的是哑巴吃黄连，有苦不能言。不过她就是再有想法也说不出口。手心朝上？开口找儿子要钱？她做不出来。没办法，常奶奶只好把自己的私房钱继续往日子里垫。不怪儿子，儿子不管钱，钱在儿媳妇手里。现在，儿媳妇又挺起了大肚子，眼看又要生了。常奶奶也曾经想过，儿媳妇怀的这第四胎要是个小子就好了。她盼孙子自有道理。常家到了她儿子常耀庭这一代，已是三代独门单传。要是到了第四代绝了后，她死了也闭不上眼睛。为了盼个孙子，她悄悄找人给儿媳妇看过相。看相的悄悄地看过小媳妇以后说，常奶奶，你就把心搁肚子里吧，你媳妇的第四胎保准是儿子，等着抱大孙子吧。看相的人收了常奶奶一块钱。临走的时候，看相的人拍拍胸脯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泰山不是堆的。我在这一带看相也不是一天半天了。如果我看走眼了，退钱；你呢，也别客气，把我眼珠子抠出来当泡踩；我呢，从今往后再也不给人看相。常奶奶说，说话别血呼啦的，怪吓人的。你的眼珠子要是像邢增才家种的葡萄一嘟噜一嘟噜的也行，我就摘几个。可你就两只眼睛，我下不去手啊！再说，我抠出来也没啥用处，你还是留着看东西吧。收入钱财，替人消灾。你给人家看相，别看走眼就行。我儿媳妇这次要是生不出儿子来，你就得给我生一个！从那以后，常奶奶天天都盼着孙子的到来。

在陋巷的住户里，三代同堂的有三家。一家是一号院的邢增才家，一家是六号院的郝家，再一家就是五号院的常奶奶家。五号院有两户人家，常奶奶家是一户，另一户是半个街道代表唐婶家。唐婶家五口人住一间房，常奶奶家六口人住两间房。